

奇侠闹武林

黄易

◎ 奇侠系列



内 容 简 介

武功绝伦的英俊少侠徐玉麟为报杀父之仇，初涉江湖偶得武林至宝“紫玉狸”，以致被卷入一场空前的武林杀劫之中。百年前的武林魔头百毒神君等又重现江湖，少侠招到了许多武林败类以及受蒙蔽利用，不明真象的侠义之士的寻衅追杀，一时刀光剑影，石破天惊，腥风血雨笼罩江湖。少侠屡遭劫难，出生入死，在众多江湖女侠和武林豪杰的帮助下屡屡化险为夷，终于铲除众魔、血刃仇敌而称霸武林。

全书悬念迭起，引人入胜，尤其是少侠义的缠绵私情更是撩人心扉，情、仇、恩、怨，扣人心弦。

目 录

第一章	祸起闾墙	(1)
第二章	师恩亲情	(46)
第三章	铁臂魔君	(93)
第四章	杀机重生	(144)
第五章	真假魔君	(187)
第六章	蛇牢一怪	(243)
第七章	因祸得福	(300)
第八章	伊人何去	(355)
第九章	死亡之车	(405)
第十章	紫阳玉女	(453)
第十一章	金玉为盟	(508)
第十二章	六剑飘动	(561)

第七章 因祸得福

要知道这座飞云堡，原是建于一座绝壁半腰突出的一片宽大岩石上，岩石底下掩盖着一个长年累月水流湍急的瀑布。

这瀑布的水流，在岩石底下，复聚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潭，凡落于黑潭之人，向无人生还者。

白猿秀士玟麟，被褚呈祥诱入议事厅，失身坠，便是落于这个深潭。

玉麟虽然全身被寒水淹没，但心中却很清楚，赶紧运直龟息之法，摒和吸。

他水中也不知下沉了多久，忽然脚下像是踏着了坚硬物体，稍一定神，求生本能油然而起。遂将身躯微挫，两足一蹬，用尽平生这力，往上猛拔。

一次失败，再来二闪，三次……

如此的拔了半天，依然毫无办法，于是心中不禁大骇！

他心中暗自心道：这样下去，既不能浮出水面，时间久了，岂不是活活淹死！我何不趁此未死之前的一段时间，看看这水底下究竟有何怪事，而能令人一筹莫展。

那知他他不看倒还罢了，这一看之下，更使他根根毛发倒竖，万念俱灰！

原来在他立足约有三丈开外，赫然伏着一庞大之物，宛

如座小土丘，通体呈黄褐之色，张着个像门洞大小的扁嘴，一开一关，吞吐着潭水。

这时水中大大小小的游鱼，从四面八方猥集到怪物的口中。

玉麟一时竟不假思索，想要弄个明白，方欲向那巨物身旁潜近，谁知这时的身体，竟也失去了定力，正像那些游鱼一般，不自觉的朝怪物的巨口，缓缓游动起来。

他眼看距离那怪物仅有丈多远了，心中一愕，疾忙以千斤坠工夫，把身体好歹算是稳定住。敛目看台湾省，认出那怪物是一只庞大无俦的蛤蟆！

他正欲将身体移动开去，千斤坠功力自是须要权开，那知就在此一刹那是，一条身子失去了主宰，像电射般被那大蛤蟆吸进腹中。

眼前昏天黑地，什么也看不见了！

玉麟情知已被蛤蟆吞进肚里，在惊骇间，一阵拳打脚踢，乱冲乱撞，半天，依然无法脱出身去。

后来他才想到身上还带有一柄长剑，只在学习太渐门剑法时用过一次，现在何不用它一试？

心念及此，随将宝剑反手撤出，竟自把古墓中学来的太乙剑法，向着一个方向连环演出。

他在演出这剑法时，只觉身体似是忽沉忽浮，而且有一股透体寒气，不时袭至。

一切的感觉，他都已不顾，迳自力贯剑身，直演下去……最后，他将那自己所悟的第十三式施出来，忽听“争”然一声，如击在铁石之上，虎口也被震得发麻，而那股奇寒之气，竟自

消失。

他张目看时，自己竟已将那蛤蟆的肚皮，劈开了一个大沿，长剑原来击在了石壁上，已经折断。

心中一喜，急忙跃出，见那蛤蟆伏地不动，似是已经死去。此时却已离开水中，置身于一所黝黑的石洞。

玉麟因服过灵芝仙草，神力异于常人，虽在这黑暗无天日的黝黑石洞中，依然可以辨清四周景物。

石洞虽然极为宽大，然而一端却被那庞大蛤蟆尸体，堵塞已满，另一端却是深不见底，而且逐渐高起。

他把手中断剑甩掉，便迈步往前走去，约莫盏茶工夫，仍然不见幽洞出口，而且发现这深洞越来越歧道越多。

他不但也无心思去观察那些错纵的歧路，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往前行走。

很有信心似的，他认为这所深洞，必在有个出口，可是这信念，不久就使他冷了半截！因为石洞忽然又逐步狭小起来，而且狭窄的使他不得不由拘偻前进，变为蛇行。

钻…钻…钻，果然让他钻出去了！

可是，这钻出去的地方，依然又是一座不见天日的深洞！

折腾了半天，他已感疲累，心想：既然一时无法出去，倒不如休息一会再说。随即坐下，运功调息。

过了顿饭时间，精力恢复，便又往前急急奔去。

正行间，突见面前光亮一闪，快乐得竟自忘记身在洞中，一个纵跃，头顶撞在石壁上，“哎哟！”一声，跌坐在地，摸摸脑袋，凸起了一个肉瘤，痛得他两眼流泪，抱头爬起，再看那发光之处，原来是在一个转弯的地方。

他顾不得顶上剧痛，三步并作两步，急急转过弯去，定视一看，眼前景物，几乎使他瘫痪地上！

前面何曾有个缺口，那亮光乃是从一个怪兽喷射出的阵阵火焰，呼呼风声，照耀得明亮已极！

这头狞恶怪兽，见有人来，口里火喷得更长，还发出呜呜吼声，沉如雷鸣。

它这一怒吼，才把个呆若木鸡的玉麟惊醒，定神看去，发现这怪兽的脊椎骨上，原是被粗如儿臂的铁链紧紧锁住，以致它寸步难移。所以见了人来，也只能站在那里干发威风。

玉麟心下一宽，这才想起师父曾经对他说过：兽类中有一种依火为命的怪物，故名火龙。这种火龙又分两种：一为食火赤龙；二为喷火赤龙。前者多生于火山附近，饿则食火山之焰，后者，则不食不饮，以喷火为生，故多生于深山邃洞。这种火龙，凶残无比，虽不吃人，但逢人即伤，伤者无药可救！

他想至此，不禁暗自庆幸，要非这喷火赤龙早被锁住，此时，岂不难逃一劫！

然而，他又转念一想：既有人能将此赤龙锁在那里，那么这所深洞必离出口不远了？可是从赤龙身旁看去，仍然空洞洞的望不见底！

不管前面如何，他决定要越过这条火龙再说。

于是沿着石洞的一边，注视着火龙的反应，慢慢往前移动。

那知火龙身躯虽然被锁，长尾依然活动敏捷。它见玉麟走近，倏的横截过来，挡住去路。

玉麟此时要想通过，必须从火龙长尾上下的空间穿过去。可是那火龙长尾，若来一次上挑下砸，实难预料。然而舍此则又别无善策，处身此境，也只有碰碰运气了！

他既决定一试，便摹我三式“春燕穿帘”，从火龙长尾上面空隙纵去。

说时迟，那时快，果然火龙长尾突的挑起，“咚”的一声，把玉麟弹向顶上石壁，略微一挡，不知怎的，复又往上冲去。

好个上清真人传人，临危不乱，藉势展身，来个“卧观星斗”，瞄得准，出手疾，一把抓住一个石乳，猿挂半空，然后定神俯视。

呀！原来他被火龙长尾一挑，撞开了顶上一块极薄的石杈，送进了另一个洞天。

玉麟观察明白，松开下落，走到被他撞开的洞口，探头下望，见那火龙独自摆动长尾，呼呼生风。他已确定了现在置身之处，乃是一座洞上之洞。

他将石板盖好，略微沉吟，想从此洞上之洞来打出路。

这洞上之洞却不太大，不一会便走到尽头。可是，这所尽头仍不是他所希望的出路；而是一面光滑石壁，阻绝眼前！

处此境地，直使他叫苦不迭，而也着恼起来，性子一发，就要动手乱打，无奈这空荡荡的石洞，啥子也没有，可找不到个泄愤之物。

他又抬头瞧了瞧那平滑的石壁，暗自骂道：你阻挡了我的通路，就让你挨几掌吧！想到就做，竟然功贯两臂，大喝一声，向石壁平平推去。

只听“轰隆”声响，奇怪！那石壁吃他一掌，竟自轧轧向

一边移开！

骤然，一道耀眼夺目的亮光，使玉麟几乎为之晕眩，敛目视之，石壁开后，现出了一间石室，石室正当中平放着一张石床，石床上赫然坐着一架雪白的人体骨骼，亮光即是由此枯骨之上的一颗明珠射出。

他目睹此景，心知这必是位高人，不知何时在此坐化，所遗之骸骨，随迈步向前，倒身下拜，并喃喃祝告道：“弟子玉麟，因受歹人暗算，误入仙洞，适才击堂石壁，有惊仙驾，实出于无心，尚祈仙人恕罪，并指引迷途，令弟子出得仙洞，有生之年，当永感不忘。”

玉麟拜轻，起身察看石室景物，见那骷髅所坐之石床旁，有一个方形石几，放着一卷黄绢，他过去拿起展开一看，上面写道：“余无垢头陀也，幼失怙恃，孤苦零仃，尺然无依，蒙先师百忍大师，收为门下，皈依三宝。及长，行脚四海，偶得古代半部奇书。乃潜研武学有成，而复行侠天下，尽铲人中螫贼，江湖败类。是以人皆以余生性嗜杀。呜呼！我佛慈悲为怀，觉迷众生为志，余身为三宝弟子，岂生性嗜杀乎！盖有不得已为！

“然余于五十而后，顿悟如其除恶务尽，不如迁恶向善之道，是以乃遁迹山林，啸傲清风明白。复收一门徒，悉将余之武功所传，冀其为余行道，顺天应人。詎料彼于艺满，竟尔欺师灭祖，黑白不分，善恶不辨，仗其艺业，为害人群。余诚恐劣徒为武林造成一场浩劫，而复开杀戒，将之诛戮，从此弃剑至此，与世隔绝。

“芸芸众生，良子虽得，劣徒之戒，令余绝意再传。余亦

深知，由此，“佛门玄罡”当失传于此。然余已将此功修为门径，尽录于余手著“佛门玄罡真经”，后人如能得睹余之遗骸者，乃与余三生有缘，余必助之。

“余坐下床洞之石匣，内盛一书、一图、一珠、一瓶，四者一并赠与有缘。书可令汝学成“佛门玄罡”，图可示汝出此深洞，珠能辟水，瓶中有九颗“佛首秘丹”，为余以三昧真火，费时七七四十九天，所炼而成，有起死回生妙用。

“至余早年所获上古奇兵——“雌雄九龙剑”，以及古代半部奇书，为劣徒所盗取，其于伏诛之时，余仅将雄剑收回，而奇书与雌剑，则不知失落何方？余为此复奔走江湖三年之久，终一无所获，乃返归此处，知大限将临，而将雄剑沉之“生命之泉”，汝岂全属有缘，当可取而用之。

“余书及此，言声意尽，既知大限之将终，夫复何求？然汝既与余有缘，尚请为余做一未了心愿，即为余母——东平之雪娘，重建墓穴，祭而扫之，以慰亡魂，汝其能之？呜呼！余已瞑目矣……”

玉麟将无垢头陀遗书，一气念完，心中悲喜交集，迭又倒身下拜，口称：“弟子玉麟，定遵所嘱，为仙师了此心愿。”

他拜罢走近石床，果见有一小洞，探手入内，取出一个方形石匣，打开一看，确如遗书所载，各物俱全，他已无心细看，只把一张鹿皮绘成的图形拿出，又将无垢头陀遗书装进去，便将石匣封好，揣入怀中。

他又将图形审视一遍，过目了然，于是按图索骥，一按石床左边机扭，适才被打开之石壁，轧轧合拢，再一按右边机托，石床后边，倏现一洞门。他闪身于石门之处，不禁暗自钦

叹无垢头陀设计之匠心！

至此，也许令人很感迷离。这石洞之石壁，既然预设机据操纵，然而玉麟怎能一掌即将石壁击开，岂非玄而又玄？

须知玉麟此时的掌劲，已非同凡响，他那推出的双掌，正在发怒这时，已运足了八九成功力，掌风贯满石壁，无意中触动机扭，而使石壁开启。不过这也可以说是他缘分注定，而始有此巧遇而已。

且说玉麟这时置身之处，乃是石室外的一条狭条甬道。他略微沉思，便沿此甬道前行，不一会，忽然面前开朗，已自走至图上所示“生命之泉”了。

在白雾迷朦中，他敛目凝视此泉，方圆约有十余丈，泉水冒着白敢，如滚似沸，竟是一认洞中温泉，造物之神奇，令人叹为观止！

他拿出无垢头陀所赠避水明珠，毫不犹豫的一跃而入，泉水四分，周围丈许，滴水不侵，仗此宝物之助，很快的便寻到了那柄神兵，复行跃出，顺手将宝剑撤出匣来，锵然一声，毫光乍现，夺目生辉，端的是一柄武林奇兵！

剑身奇薄，隐隐透出一层青雾，约有三尺五寸来长，剑柄一面是半圆形，镶着九条细小纹龙，仅有半截身体；一面则平滑如削，谅必那半截龙身，必嵌于雌剑之柄，已自无疑。

心麟心中大喜，宝剑还鞘，复又循图上路线，绕过“生命之泉”，进入一条狭道。

狭道竟自越走越高，而且最后已无通路，面前竟为一座石壁所阻！

至经，他暗自忖道：明明图上指出这条狭道乃是出口，何

以竟成绝路？……

想了半天，又若有所悟的自误道：想那无垢头陀，于此坐化，已不知有多少年代了，所谓沧海桑田，当年通道，难免为后人或是自然力量所改变，若然，此处石壁厚度绝不会太大，何不一试？

于是力贯双掌迳向石壁劈去。

奇怪！这石壁中上他这足碎碑裂石的掌劲，竟然如钢似铁，连半点碎片都未落下！

无计可奈下，又自咕啜道：无垢头陀是赠了我一本“佛门玄罡真铨”，这里面不知有没有破此石壁之功？反正一时也出不去，倒不如藉此把这种功夫练练。曾仿佛听师父提起过，“佛门玄罡”乃是已经失传很久的武功，谅必甚是厉害，不然，他老人家怎会那般重视？

付念即决，乃由怀中摸出那个石匣，拿出无垢头陀所著的“佛门玄罡真铨”，便从头至尾阅览起来。

顾名思义，这部“佛门玄罡真铨”，自是无垢头陀为铨释“佛门玄罡”功夫之锻炼所著，是以内容并不深奥。

玉麟天资颖悟，武学根基良好，尤能触类旁能。以故，对这部真铨所载，竟自过目了然。约莫两顿饭的时间，他已全部记熟，复按要诀运行起来，顿感周身罡气骤发，一件儒衫，无风自涨！

“佛门玄罡”功夫，不期而获，玉麟心中乐不可支，顺手由地上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圆石，用两个手指仅轻轻一捏，便为粉碎！

要知道“佛门玄罡”，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内家功夫，非

有优良武功基础之人，无法练成。既经练成，不但可以发出罡气护体，枪刀不入，尤能攢铁如泥，捏石成粉，摘叶飞花，伤人于十丈之外。

这种罡气功夫，较之“般若禅功”，尤不知超出几筹。

其实，平方麟当面这座石壁，原为无垢头陀运石中精英所堵塞，自非一靛岩石可比。其当时之用意，自是以为既有人能入此洞，必获其“佛门玄罡真铨”，如练成此功，持其所绘之图，出此深洞，自非难事。

玉麟哪知其中原委，故而想以普通关力，击破石壁，要非其究竟聪明过人，及时练成“佛门玄罡”，恐怕此生永难脱身了！

且说玉麟既见捏石成粉，心下明白，实乃罡气之力，灵机一动，即功贯双臂，曲指如钩，迳向石壁抓去。

只见他指掌触处，片片大石纷纷下落，约莫半个时辰，厚约一丈有余的石壁，竟被他抓穿了一个洞口，迭忙穿过，但又使他为之怔住！

这时他置身处所，竟又是一间黑暗阴湿的狭小石室，这石室的一边墙壁上，破了一个洞，痕迹犹新，似是被人击开不久。

他钻过小洞落身于一条狭道中，以其超人的视力，仔细的打量夹道两边以及地上，想找出些端倪，供其脱身。

终于他在夹道的地面上，发现了隐约的人行足迹，简单如获如宝，狂喜一阵，便循足迹去向找去。

转过夹道的一个拐角，行不几步，突然发现面前不远处，地上有一堆黑黝黝的东西，急急走过去，俯首一看，不觉悲喜

万端！

原来这堆黑黝黝的东西，乃是一个上身全裸，蜷曲而睡的人体，而且这人正是他急欲搭救的万里疯侠程百康！

玉麟方要把疯侠喊醒，冷不防他霍地跃起，呼呼劈出两掌，力道之大，端的吓人！

玉麟被他这猝不及防的出手两掌，震得倒飞出丈外，一个筋斗，摔在地上，兀自发楞间，只风疯侠“哈哈”大笑道：“老疯子还不想死哩！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是不是奉了褚老儿之命而来的？快说，老疯子也好先打发你上路！”

疯侠说着身形缓缓向前迫近，蓄势待发。

玉麟被他这种反常的举动，弄得如坠五里雾中，由地上爬起，急道：“程老哥哥，你怎的啦？我是玉麟呀！”

“什么？你是老弟玉麟？”

程百康疑惑的道：“你怎的变成这种模样？”

玉麟被疯侠如此一问，始豁然大悟，低头看了看身上衣服，非但破碎不堪，且尽是血污，又一摸脸孔，也是粘湿湿的，一股腹味难闻？不禁哑然失笑，心想：难怪程老哥哥不认识我了！随唉叹一声，道：“程老哥哥，这事说来话长，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令人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疯侠这时已经由声音中，辩出面前这个蓬头散发，满身血污的人，确是他所敬爱的小老弟，反而一阵心酸，悲从中来，使一位游戏风尘的怪杰，破题儿落下两颗老泪！

两人都是同样心情，所以沉默了半晌，疯侠始道：“小老弟，我们且慢谈经过，你先跟我来，想不到我和苏姑娘被送进这所石牢，却在无意中查出了老弟的身世！”

于是疯侠领着玉麟向前走去，一霎工夫，来到一所铁栅门外，嚷道：“秦老兄，苏姑娘，杨护法，你们猜猜这人是谁？”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玉麟纵目往栅门里看去，呈现目前的景象，不禁“啊”出声来！

但是铁栅门里满地白骨，白骨之上坐着两个披头散发，上身赤裸，下体缠着一个破布的女子，一个满身长毛掩体的怪人，正在抚摩着一条既粗又长的毒蛇。这情形，令人简直不敢思议是置身何处？

两个赤裸着上体的女人，似是已经发现了铁栅门外的玉麟，同时惊呼一声，两手紧抱着胸前，面现惊恐与惶惑！

玉麟已自认出其中一个正是他心爱的苏玉娇姐姐，另一个则是黑衣教护法杨金萍，情不自禁的喊道：“玉娇姐姐！我是玉麟呀！”

“咦！你是麟弟！”

苏玉娇不敢相信的大睁两眼直盯着他。

“哈哈！怎么样，连苏姑娘也认不出了吧？不错！他正是我的小老弟！”疯侠处此境地，犹自不改诙谐之态的道：“我这老弟刚才出现时，老疯子也被吓了一大跳哩！”

苏玉娇听疯侠一说，自是深信不疑，霍地跃起，竟向铁栅门扑去，也顾不了男女之间的羞涩，竟自呜咽的哭将起来。

她这一哭，杨金萍与那驯蛇怪人，也竟自痛哭失声，石室中本来就阴气森森，此时更被一片悲惨哀嚎所笼罩！

玉麟目睹此景，料不知如何所措？竟也不自禁的流下了两行热泪！

“各位不要哭啦，我们就是出不了这石牢，大家能够见面，也该高兴啦！”疯侠说着，拍了拍玉麟的肩头，又道：“我老哥老不中用啦，小老弟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生出此牢？”

疯侠此言，使玉麟如梦初醒，连忙说道：“老哥哥，不要灰心，我相信这座石牢还困不住我们！”

他说毕，便端详了一下栅门的铁柱，然后对兀自痛哭不止的苏玉娇道：“苏姐姐，请勿再伤心，快让开一边，我来把这铁门打开，然后好设法出去。”

苏玉娇望了玉麟一眼，神色惶惑的向旁边闪开。

玉麟运起了刚刚学会的“佛门玄罡”功力，气贯双壁，两手各握一根儿臂粗细的钢柱，大喝一声“开！”

只听“轰隆”大响，一座两头深入石中的铁栅门，竟被他硬生生从中拉断！

这种神功，如非目睹，有谁能置信！

疯侠一旁直看得瞪目咋舌！心中暗自咕哝道：“我这小兄弟，看来在这段时间里，必然又有什么奇遇？功力精进得使人不敢置信？”

铁门一开，苏玉娇首先冲出，身形甫停，突然石室中铁索震响，接着只听杨金萍半声惨叫，嘎然而止！

玉麟身形一拧，穿进石室，苏玉娇与疯侠还未弄清得怎么一码事，便见玉麟托着杨金萍已经昏迷过去的身躯，从石室中走出，后面跟着那个满身长毛茸茸的怪人！

从玉麟跃进石室，到出到杨金萍昏迷的身躯出来，也不过是眨眼之事。

但是，就在此瞬间的时刻中，石室中却发生了一幕惊心

动魄的事情！

原来那长被长毛怪人驯服的毒服的毒蛇，已经好长时间未获食物了，如非长毛怪人将其驯住，杨金萍、苏玉娇恐早已做了它的美味。

此时，它一见苏玉娇穿出，就已自按捺不住，迨杨金萍起身往外走时，猝不及防被它一轮长尾缠住，长毛怪人惊得莫知所措？恰好，这时玉麟一眼瞥见，随身迭忙跃入，将毒蛇拦腰一掌，切成两断，是以将杨金萍救出蛇口。

其实杨金萍只是惊得昏迷过去，此时被玉麟抱出，从她“气海穴”上拍了一把，已自醒来。

杨金萍由昏迷中苏醒过来，睁眼一看，竟“哇”的一声，跪倒玉麟脚下，痛哭不止！

长毛怪人，也将玉麟端详了一阵，深施一礼，竟自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这一切的情形，直使玉麟像丈二和尚，莫知所以？他惶恐的正欲向疯侠发问，突然一阵“呼噜”声响，使他为之一愕！

疯侠面色忽变，道：“秦兄和杨姑娘，赶紧请起，有话待出得石牢，慢慢再讲，如果老疯子判断不错，褚呈祥那老儿，必然放水下来了！”

就在疯侠话毕的同时只见夹道的一端，果然一股水势，狂湍而至！

苏玉娇惊呼一声，一头扑在玉麟怀中，颤巍巍的嚷道：“麟弟，死我也要同你一起！”

在此情形之下，玉麟也实在不忍把她那上体一丝不挂的娇躯推开，随安慰她道：“娇姐姐，勿慌，我有办法对付。”